

那时花开

虚拟国度的青春传说

杨幸何 著

花城出版社



那时 花开

杨幸何 著

花城出版社

虚拟国度的青春传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时花开

杨幸何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6

ISBN 7-5360-4541-7

I. 那...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3670 号

责任编辑:李 谓

技术编辑:赵 琪

装帧设计:王惠敏

封面绘画:李 颖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625 1 插页

字 数 190,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41-7/I·3621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作者杨幸何曾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7年前，一个单位一栋楼，上上下下十几家，我们做邻居。只见他成天拿着一根竹竿当枪使，自个儿“噗——哧，噗——哧”地刺个不停。

上初中的他，曾在《语文月报》上刊登过两三篇作文。描写他跟他的小伙伴如何“捅了马蜂窝”，如何因班上的“肥陆”同学受人欺负而打抱不平，又如何同他的好友双双当了“总统”、“总理”带兵打仗。故事描写得好不热闹，议论、心理活动写的不多，但从传真性的动作语言中看得出文中角色……几个爱动、爱闹、爱想入非非的初中生的内心世界。报上作文篇幅较短，但配上小家伙的作者靓照，着实效果不错。自古好“以文结友”。听说后来还收到外校一个小女生要求与之交朋友的来信。可他毫不理会其中纯真浪漫的友情，将来信一把抓起，不知藏在哪儿去了。

通过“聊家常”信息交流得知，杨幸何进入大学后“童心不变”，依然喜欢玩“兵器”、搞“军事”。课外阅读进一步迷上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外战争书籍。一次竟花了100多元钱将学校图书馆报废处理的“军事知识”等旧杂志全买了回来。以后，从只对“大炮口径”、“装甲厚度”、“战机速度”的兴趣慢慢扩大到“战略”、“政治”的“理论高度”，不言是个“进步”。

大一、大二，花季雨季。男生之间是铁杆“哥们”关系。



男女生之间常把“妹妹”、“姐姐”挂在嘴边。校园大门内外耳闻目睹的各种社会现象，无不兴尽情交谈、传播。其间这些活的故事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刚宣誓做成人的青年学生。在他们个人的剪报画集上，出现了俄罗斯体操冠军霍尔金娜的艺术照片、世界小姐的人体艺术摄影，异性偶像明星的剧照。积累多了，在生活的浪漫主义与文学的浪漫主义催化下，杨幸何萌发了创作冲动。寒假、暑假，那怕家庭相距校园只有几个公交车站的路程，也不回家，仍留在学生宿舍里写他的小说，自我陶醉在他那个“超越四维时空”的境界之中，而不得自拔。

关于《那时花开》杨幸何自暴内情：“有别于其他‘校园小说’的地方，就是加入了非常庞大的社会背景。尽管是一个架空的历史结构，其设定还是相当逼真和可信的，完全可以在现实的历史中找到其相似的影子，展示出当今某些年轻人的感情世界和价值观，因此我觉得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当代青年的‘乱世佳人’。”

大家知道，小说是以感应形式的手法，批判现实、反映现实的一种文章体裁。它以人物为中心，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完整的情节。《那时花开》做到这点了吗？我觉得还可以。集校园小说作者与读者双重身份的杨幸何难免书中无片面之处，故事取材的真实性，可为我们提供联想补充的依据。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到底怎么了？一部小说的出笼，不在于它为我们解决了哪些问题，而在于它为我们提出了哪些值得深层次思考的问题。因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某种时候提出问题甚至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亲爱的读者，尊敬的评论家们，您们怎样阅读和鉴定这部小说？我想你们一定会有许多话要说，会感到有许多问题值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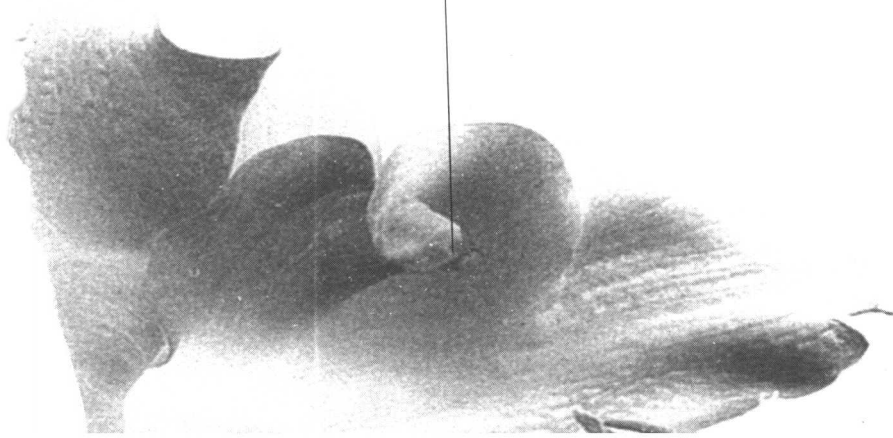
从正面思考，也值得从反面思考。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小说的积极意义定会发挥出来。先睹为快，是为序。

广州大学 润木
2005.3 于麓湖湖畔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那时花开 / 1
第二章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 / 13
第三章	辛朝遗梦 / 137
第四章	皇堂梦碎 / 161
第五章	帝国沦丧 / 211
第六章	辛蕊残馨 / 233
外传:	星尘墓碑 / 253
	后 记 / 263



第一章

那时花开





长辛花的美是别样的。

这不单在于她那盈漾在空气中的怡人的醉香，更在于她那五瓣的花朵与众不同的嫣红。

这种红是那样的独特，特别是当她与茵绿的浅草相映时，显出一种平怡、和谐的美。

辛辛提拉——我的家乡，就坐落在那长辛花漫野遍开的地方。特别是在风花烂漫的五月，盈野的红色总是将这块温暖的眷土覆盖。而那花香也会随之弥漫入空气中，随着微风袭袭地温上人们的心怀。

那时还时常下着雨，而雨中的花香总是挡不住地愈发的浓烈。而花瓣也会随着雨水零落，最终没入养育她的土地里，只留下了如故的芳香。

我出生的那晚，淡淡的月光如莹般给家乡的花原铺上了朦胧的色彩，所以父亲给了我这个名字——杨朦。

好名字啊！

蕴在其中的，是对家乡无限的眷顾和依恋。

可是，谁又知道，长久以来，我对故乡的回忆却更多充满着另一种凄恨与悲怨。在我被迫离开家乡的这些年间，这种悲恨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荡漾，像噩梦般地萦绕在我梦中，并在无数个异乡的黑夜将我由泪水中催醒。而这时我记忆中那醉人的花香早已变为了充塞于胸间的愤怒，而家乡那遍野的花色也会幻化为一片凄惨的血江，摇曳其间的，便是我父亲的脸。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是矛盾的，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时而遥远，时而临近；时而充满着慈祥的微笑，时而充满着恶毒的





残颜。

而交织着这一切的，便是我与母亲诀别时她那张心碎的泪脸。

在我的心中，母亲永远是一个美丽而充满着温馨与欢乐的人，她的房中总是摆满了红红的长辛花。每当微风吹过，将绯叶一片片带起时，她便会唱起歌来。

她的歌是美丽而动人的，那时的我总爱静静听着这歌音发着呆。

即使是这么多年后，每当我闻到那长辛花的馨香，我依旧会回想起她那绝美的声音。就仿佛这歌声并不是刻在我的脑海里，而是印在了带着长辛花芳香而来的清风中。

与总爱不厌其烦地将我和哥哥带到国家博物院、然后指着满墙的我历任祖先的壁画为我们讲解国家光荣历史的父亲不同，母亲从不跟我讲这些令我厌烦的东西。她总爱跟我讲故事，讲一些时而感人肺腑、时而引人大笑的故事。那时候有无数的长夜就是在母亲如吟诗般婉转动听的语调中度过的。而往后回想起这些来，那时的故事依旧是那样的感人，而夹杂其间的总有那依依的长辛花的香。

但现实中的母亲却并不是像我心中的那样。

不知为何，人们总爱称她“愁怨皇妃”。

她是身为皇帝的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整个皇宫里最美的人。按理说，她应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但实际上她却充满着不幸。

我曾见到无数母亲去求父亲多来陪陪我们母子俩，但父亲却总是以有要事而相推。

有人说，你父亲其实根本就不爱母亲。他只是看中了母亲的美貌而娶了她作宫中帝座旁不可或缺的摆设。他甚至连皇后



的名号，也不愿给母亲，而始终称其为“皇妃”。

那父亲心中爱的究竟是谁？

是哥哥的母亲。

父亲的前任皇后。

早在我出生前，她就已病逝，残忍地留下了无数难舍的思痛给父亲。父亲对她是那样的宠爱，以至于过了那么多年，哪怕是后来迎娶了母亲，仍无法从他那份哀痛中拔出。

记得小时候，在父亲的御书房偷玩时，我就经常见到父亲一边凝视着案头哥哥母亲的照片，一边潸然泪下。

而父亲在皇后死后，也将他对她所有的爱尽数地寄托在了哥哥的身上。

哥哥比我大十岁。父亲对哥哥始终严加管教，他将他的一切都教给了他这个最爱的女人的孩子。他希望他能够在将来继承下统治这个国家的重任。

而哥哥又似乎总能让父亲感到格外的满意。他不像我，只是天天无忧地玩乐。他总是和父亲在一起讨论国事，细细听取父亲的教诲，然后毕恭毕敬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见解总能让父亲交口称好甚至拍案叫绝。哥哥后来还试着帮助父亲处理过政务，他总能把一些复杂的国事处理得很周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如此的能干，父亲眼里尽是压抑不住的内心的喜悦，他似乎看到皇朝的未来充满着希望。

按照宫廷的规矩，皇子到了十五岁就要以微服匿名的形式送去外地的学校深造。

于是哥哥便选择了父亲曾经就读过的就谈陆军军官学校。还没毕业他便申请去参加了南方的剿匪作战，结果因战功卓著竟在短短的两年内衔至将军。后来他又亲自指挥了震动全国的七月歼灭战，从而赢得了“刀剑皇储”的称号，并被父亲正式





立为皇太子。

我和哥哥一起的日子并不多，我总是喜欢拉着叫他陪我玩皮球。他却总是说有事而匆匆走开或者绷着脸勉强陪我投了几下球就找个什么别的借口离开，然后就撇下我不管了。因此，在我心里，哥哥似乎是个高不可攀的人，甚至有时觉得他比父亲还要“高”。慢慢的，我也就只好对他“敬而远之”了。

对于我们两兄弟，母亲总是背地里怪怨父亲对哥哥过于偏心。

其实父亲很希望我和哥哥能友爱地相处。他经常交待哥哥，叮嘱他要好好地照顾我。这些话我都在御书房都偷听到过，因此我从来就没有像母亲那样怪罪过父亲偏心。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之所以这么重视我们兄弟俩的感情，是因为他自己曾犯下的一件罪过。

那是他刚继位时，他的三个兄弟因不满爷爷传位于他，便联合发动叛乱以逼父亲下台。父亲迫不得已出兵力战，经过了七年才将这场叛乱镇压下去。

父亲的那三个兄弟都先后在战乱中身亡。父亲对此深感哀痛。他始终觉得杀害自己的亲兄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此，叛乱结束了这么多年，他始终不愿再提这件事，也不允许别人在皇宫里提起。这事也是后来我离开家乡才听说的。外面的人怪罪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因夺权而惹出的战祸，搞得民不聊生，怨愤之际便管这场内战叫作“三杨之乱”。

我记得那时父亲常跟我说，我有一个堂哥，在战火中失散了。他说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个堂兄寻回来抚养，以弥补欠下兄弟的情。由此可见父亲对他那三个兄弟还是抱着无限的感情的。

或许正是为了避免他们手足相残的悲剧的再发生，父亲才

这么希望我和哥哥能亲密相处。

可我和兄长的关系却始终不好。而我多年之后才知道，其实兄长对我，却是绝非“不好”可以形容的。

在我和父亲的关系决裂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好皇帝。他上台伊始便励精图志，进行了不少改革。可无奈他的祖先们留给他的，却是一个充斥着矛盾与危机的国家。

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富等级分化早已让这个帝制的社会在底层人民的怨恨中充满了崩溃的危险。而久拖不决的“三杨之乱”最终导致了天高皇帝远的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

在以后的那么多年里，革命一直是父亲心头的一块心病，他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来镇压革命，但革命的烈火却始终难以扑灭。革命者以“觉醒和解放”为口号，在革命家萧翰程的带领下始终顽强不屈地与皇朝军作战，并几度北伐威胁朝廷，直到后来，刀剑皇储的“七月歼灭战”才暂时遏制住了革命军的势头。尽管如此，国家南部实际上已处于分裂之中。

“七月歼灭”战可以说是皇朝军的一场最辉煌的胜利，其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刀剑皇储在军中势力的坐大。而且这种势力的急剧膨胀很快便使哥哥有了阴谋夺权的野心，于是他开始在背后偷偷地培养起自己的势力，为自己日后的篡位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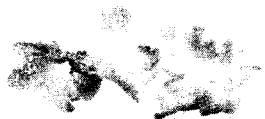
这，可以说是一直将哥哥视为掌中宝心头肉的父亲所始料不及的。

在朝廷内部，不少人认为当今皇帝已老，迟早都会让位于皇太子这个未来的皇帝，于是他们很快便投到了哥哥的麾下，将本应献给帝国皇帝的忠诚一古脑儿地转献给了哥哥。

父亲总爱恼怒地骂他们为“太子党”。

随着太子党势力的日益膨胀，哥哥与父亲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宫中的气氛紧张了起来，父亲和哥哥开始了暗中的较





劲，“太子党”和“皇帝派”开始了相互的倾轧。

当然，对于当时无忧无虑的我来说，压根儿就不会想到还会有这种事。我死也不会想到表面上和和睦睦的父亲和兄长，背地里竟会斗得这么凶。幕后的秘密我是永远看不穿的。

那时父亲为哥哥筹划亲事，定了当时全国公认的第一美女邓如为太子妃。可谁知哥哥竟以“国事繁重，婚姻之事来日方长”为由拒绝了。其实哥哥拒婚是因为邓如是邓平元帅的大女儿，而邓平元帅又是父亲最为信任的大臣，因此哥哥怀疑父亲将邓如许配给他实际上是想在他身边安插一个卧底，这样他的一举一动就都会让父亲了如指掌。因此他说什么也不肯受婚。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双方的争拗已经非常厉害。

但最后还是哥哥争赢了。

他几乎独揽了一切军政大事，只留下一些诸如环保、城建、教育之类的事情让父亲负责。大批忠于父亲的官员和将领从重要的部门被赶了出来。甚至军队中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猷振元帅也差点被哥哥以“年事过高，不宜带兵”为由解除职务。

对此，父亲也无能为力。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或许对于他来说，比起失去权力，竭尽苦心抚养大儿子的背叛更令他痛心吧！

我也是等到长大了，再回想那些往事，才发觉那时我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的复杂，充满着如此多的矛盾。

可惜我那时太小了，对什么都不懂，也不愿去懂，只想无忧无虑地去寻找快乐。有时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实在是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是在将幸福白白地浪费掉。如果将那时的欢乐分一半给后来的我，那该多好！就像辛辛提拉夜晚的繁星，分一半挂在日后的我所要走过的无数个沉沉黑夜中，那该多



好！

可惜，有些事情，始终是自己掌握不了的，就像厄运，它要来时，你怎样也阻止不了。

而属于我的厄运终于在我十岁那年到来了。

那天夜里，母亲从父亲那回来，满脸是泪。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抱着我抽泣，竟哭了一晚。我从没见过母亲流泪，那是第一次。在我的心里，母亲是个快乐并幸福的人，永远带着笑容。可如今，她竟哭成这样！我顿时吓坏了，一个劲地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她只是一个劲地抚摸我的头，什么都不肯说。

那晚，我们都没有睡。

直到天空出现鱼肚白时，母亲才抹干了眼泪，拖过我的手，说道：“朦儿，妈妈对不起你！但你一定答应妈妈，以后无论怎样都要好好地活下去，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

我自然是狠命地点头，但也不禁流下了眼泪。我隐约地感觉到巨大的厄运就要临头了。

母亲跟我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我当时真的死也想不到，这竟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而我从此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

她就这样像风一样飘离了我的世界。

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了她最后那句我本应牢记却因害怕唤起痛苦的记忆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拼命逼自己不要再提的话。

母亲走后一连两晚都没回宫。焦急万分的我去找父亲，谁知却被宫门口的侍卫一把挡了出来：“皇帝有令，不想见你，你请走吧！”为什么连父亲都不肯见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

我不明白，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母亲走了，而父亲居然不肯见我！





终于，母亲走后第三天，几名宫中侍卫来到我面前，带给了我一个令我五雷轰顶的消息。

“现已查明愁怨皇妃犯有私通奸情的罪名，现已收押！”

“不！这不可能！”我大喊。

但这些侍卫丝毫不理会我，只是继续告诉我说，已查明我母亲在嫁与父皇后，依旧与之前的情人××将军私通，后“三杨之乱”时，××叛变皇帝，投靠了叛军，兵败后遭满门抄斩。现已查明，我并不是皇帝的儿子，而是母亲与××串通私生。

“因此，现取消杨滕皇子封号。”

他们告诉我的这些话，让我惊呆了。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我不是养育了我十年的父亲的孩子！

我不相信母亲会背叛父亲！

我不相信！

我当时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现在怎样都想不起来了，或许我是有意地不去回想吧！回想那时的我，本身就是一件悲惨的事！

那时的我，可以说是这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我那时是怎样最终接受这个事实并过下来的。

后来我也被关进了牢房，在那里过了暗无天日的两个晚上。

我要求见母亲，但被拒绝了。

之后我被人从牢房里带了出来，他说皇帝要见我。

当我再次见到父亲，不，从那时起或许应该叫他——皇帝时，我感到他也憔悴了许多，整个人老了一大截，靠在皇座上。